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隋煬帝豔史 第二十六回 虞世南詔題詩 王令言知不返

詩曰： 彼蒼萬事有安排，不必憂疑不必猜。

曼倩冷譏皆贅語，長沙熱淚亦空哀。

苑中風景猶相待，殿上絲紛尚欲裁。

不料琵琶泄天意，被人看破不歸來。

卻說煬帝准了宇文達的奏議，遂以徵遼為名，遊幸江都為實。一面差人催選殿腳女，一面命翰林院官草徵遼詔書，各官領旨而去。煬帝退回後宮，與蕭後查點帶去的宮女。宮中查點完了，又到西苑來查點。只等殿腳女一到，便要起身。次日翰林院官草成徵遼詔書，先來呈稿。煬帝看了，不甚中意，發下去重作。翰林院官一連更改了幾遍，便不中煬帝之意。煬帝心中不悅，因說道：

「翰林院許多官員，就沒個出類的才人，作一道好詔書，震壓華夷！」遂帶了袁寶兒自到觀文殿來，要御制一篇，誇耀臣下。誰想看時容易，作時卻難。煬帝拿起筆來，左思右想，再寫不下去。思想了一歇，剛寫得三四行，拿起看時，卻也平常，不見有新奇警句，心下十分焦躁。遂把筆放下，立起身來四下裡團團走著思想。

袁寶兒在旁邊看了，微微笑道：「陛下又不是詞臣，又不是史官，何必如此費心？」煬帝道：「非朕要自家費心，怎奈翰林這些官員，就沒有一個有真才學的，能當此任。」袁寶兒道：「翰林院既負虛名，或者散官中倒有。」煬帝道：「若要有，除非在古人中去尋。」遂將手到書架上要翻古人的文集來看，不期信手抽出一本，卻不是古人，就是當今秘書郎虞世南的文集。煬帝見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幾乎忘了此人。」袁寶兒道：「此人是誰？」煬帝道：「此人乃越州餘姚人，就是翰林院學士虞世基的兄弟，叫做虞世南，現任秘書郎之職。此人大有才學，這本文集，就是他的著作。只因他為人不肯隨和，故此數年來，並不曾升遷美任。今日這道詔書須宜他來面試一番。」

隨叫兩個小黃門去宣虞世南，立等西苑見駕。黃門去不多時，隨將虞世南宣至。原來虞世南生得風流儒雅，為人沉靜寡慾。自小幾無書不讀，又且記性超人，但讀過的書便終身不忘，下筆才思湍飛泉湧，如有神助。只是生性兒有些古怪，好的是方正，怕的是詭隨。與虞世基雖是同胞弟兄，任世基以諂諛官居清要，他卻甘守下僚，絕不起一個夤緣的念頭，每日只是讀書作文取樂而已。後來煬帝被宇文化及殺了，並要來殺世基。世南再三抱持痛哭，情願以身代死。宇文化及說道：「我只殺奸臣，不殺好人。」必不肯聽，竟把世基殺了。唐太宗登基之後，曉得虞世南為人正直，又有文名，遂起為弘文閣學士，言必行，計必聽，竟成了大唐代的名臣。正是：

佞臣只道為官易，誰料為臣佞有殃。

何似良臣隨分去，有榮無辱享名長。

又云：

十年不調盡嫌遲，君子胸襟苦不知。

只待萬紅零落後，青青方顯雪霜枝。

按下後話休題。卻說虞世南見了煬帝，朝賀畢，煬帝便說道：「近日遼東高麗恃遠不朝，朕今親往徵討，先要草一道詔書，播告四方，見得遼東小國抗逆天朝，法在必徵；怎奈翰林院眾官連草幾道都不達意，朕思卿才學兼優，必有妙論，以彰天朝威武，故召卿來，可展淵雲妙筆，為朕一草。」虞世南道：「微臣菲才，止可寫風雲月露，何堪宣至尊德意。」煬帝道：「不必過謙。」遂叫黃門，另將一個案兒，抬到左側首簾櫳前放下，上面鋪設了紙墨筆硯。又賜一顆錦墩，與世南坐了。真個是會家不忙，虞世南謝過恩，磨得墨濃，搥的筆飽，展開御紙，也不思想，直頭便寫。那支筆就如龍蛇一般，在紙上風行雲動，毫不停輟。哪消半個時辰，早已草成了一道徵遼詔書，獻將上來。煬帝接了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大隋皇帝，為遼東高麗不臣，將往徵之。先詔告四方，使知天朝恩威並著之化。詔曰：朕聞宇宙無兩天地，古今惟一君臣。華夷雖限，而來王之化，不分內外；風氣即殊，而朝宗之歸，自同邇遐。順則綏之以德，先施雨露之恩；逆則討之以威，聊代風雷之用。萬方納貢，堯舜取之鳴熙；一人橫行，武王用以為恥。是以高宗有鬼方之克，不憚三年；黃帝有涿鹿之徵，何辭百戰！薄佗狃，周元老之虜功；高勒燕然，漢驃騎之大捷。從古聖帝明王，未有不兼包胡蠻夷狄，而共一胞與者也！況遼東高麗，近在甸服之內，安可任其不庭，以傷王者之量，隨其梗化，有損中國之威哉！故今爰整干戈，正天朝之名分；大彰殺伐，警小丑之跳梁。以虎賁之眾，而下臨蟻穴，不異摧枯拉朽；以彈丸之地，而上抗天威，何難空幕犁庭。早知機而望風革面，猶不失有苗之格；倘恃頑而負固不臣，恐難逃樓蘭之誅。莫非赤子，容誰在覆戴之外；同一斯民，豈不置懷抱之中。六師動地，斷不如王用三驅；五色親裁，卿以當好生一面。款塞及時，一身可贖；天兵到日，百口何辭！慎用早思，無遺後悔。故詔。大業八年■月

煬帝細看了一遍，滿心歡喜，大笑說道：「筆不停綴，文不加點，卿真奇才也！古人云：『文章華國』。今日這一道詔書，真足華國矣！此去平定遼東，卿之功劳非小。久屈卿於下僚，明日即當加升。」虞世南奏道：「微臣浮蔓之詞，不足以壯天威，尚望陛下睿思裁定。」煬帝道：「卿不必過謙，就煩卿一寫。」遂叫近侍將一道黃麻詔紙，鋪在案上。虞世南不敢抗旨，隨提起筆來端端楷楷而寫。煬帝因詔書作得樂意，甚愛其才，要稱贊他幾句，又因他低頭寫詔，不好說話。此時只有寶兒侍立在旁，遂側轉頭來，要對寶兒說話，不料頭才轉過，話還未曾說合，只見寶兒一雙眼珠也不轉，癡癡的看著虞世南寫字。

煬帝看見，遂不做聲，任她去看。原來袁寶兒見煬帝自做詔書，費了許多吟哦搜索，並不能成，虞世南只一揮便就。心下因想道：「無才的便那般吃力，有才的便如此風流！」又見世南生得清清楚楚，瘦不勝衣，故憨憨的只管貪看。看了一歇，忽回轉頭，卻見煬帝清清的看著自己。若是寶兒心下有私，未免便要驚慌，或是面紅，或是蹴。只因她出於無心，故聲色不動。看著煬帝，也只是憨憨的嘻笑。煬帝因知她素常原是這等憨態，卻也不甚猜疑。不多時，虞世南寫完了詔書，獻將上來。煬帝看他寫的端嚴有體，十分歡喜。隨叫左右賜酒三杯，以為潤筆。

虞世南再拜而飲。煬帝說道：「文章一出才人之口，便覺雋永可愛。但不知所指事實，亦可信否？」虞世南道：「《莊子》的寓言，《離騷》的托諷，固是詞人幻化之筆，君子感慨之談，當別有商量；若是見於經傳，事雖奇怪，恐亦不妄。」煬帝道：「卿言大是。朕觀趙飛燕傳，稱她能舞於掌中，翩躚輕盈，風欲吹去，常疑是詞人粉飾之句，世上婦人，哪有這般柔軟！今觀袁寶兒的憨態，方信古人摹寫，亦依稀彷彿不盡虛也。」虞世南道：「袁美人有何憨態？」煬帝道：「袁寶兒素多憨態，且不必論；今見卿揮毫瀟灑，便在朕前注目視卿，半晌不移，大有憐才之意，非憨態而何？卿才人勿辜其意，可題詩一首嘲之，使她憨態與飛燕輕盈並傳，也見得這一段光景。」虞世南聞旨，也不推辭，也不思索，走近案邊筆題詩四句，獻與煬帝。煬帝展開細看上寫道：

學畫鴉黃半未成，垂肩袖大憨生。

緣憨卻得君王寵，常把花枝傍輦行。

煬帝看了大喜，因對袁寶兒說道：「得此佳句，不負你注目一段憨態矣。」又叫賜酒三杯。虞世南飲了，便起身辭出。煬帝道：「勞卿染翰，另當升賞。」虞世南謝恩退出不題。卻說煬帝先見虞世南草詔稱旨，心下十分愛他，便要加升官職；後因他題詩敏捷，大勝於己，忽然又忌起才來，故連金帛也不曾賞賜，只說了兩句好聽話兒，遂打發出來。次日吏部不知就裡，聞得虞世南草詔有功，煬帝御口許他加升。遂上一本說翰林院缺侍制學士，推秘書郎虞世南。煬帝看了，也不批允，也不批不允，只是留在閣中，竟不發下。正是：

無才每被君王譴，不道君王又忌才；  
才與不才都見斥，朝廷東閣為誰開！

按下虞世南因煬帝忌才、不得升遷不題。卻說煬帝有了詔書，遂傳旨命幽州總管元弘嗣提兵三十萬，以為前部但鋒，直壓遼東境地。就將詔書播告四方，聲音御駕隨後親征，誓必討平高麗。元弘嗣領旨，就在教場中點集兵馬糧草，往遼東進發不題。煬帝又與蕭後商議道：「這一番遊幸，乃新河道、新龍舟，朕又新選一班殿腳女，必須叫樂人再製得一部新樂，方才相稱。」蕭後道：「要新樂，必須陛下自譜一曲翻調，叫眾伶官演習方有趣處。若叫樂人自制，新煞了還是這些常套，如何得中聖意？」煬帝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遂一面取酒來飲，一面叫朱貴兒、袁寶兒一班善吹彈的美人，都到面前。大家同吃了幾杯，將到微醺之際，卻叫眾美人各盡所長，或是簫，或是管，或是箏，只撿新奇的吹彈了聽。煬帝就中或一聲，或兩聲，但凡巧妙的都採取出來，湊成一曲。煬帝又倚著自家識些音律，且照著宮商角徵羽的五音，太簇、姑洗、蕤賓、林鍾的十二律，細細隨著遲疾緊慢，抑揚高下，摹寫入譜。哪消半日工夫，早已製成一曲翻調突公子曲。正是：

治國偏無術，荒淫便有才。  
一聲翻調起，千古令人哀。

煬帝製成翻調，遂叫眾美人將各樣樂器，照著譜兒奏起來。真個是絲清竹脆，管媚弦嬌，別是一番聲響；雖則是靡靡之音，倒其實流麗好聽。蕭後聽了，連聲稱贊道：「陛下真聖人也！能精通音樂如此！」煬帝大喜，又連飲了數杯。即叫近侍將新譜傳出，叫樂人連夜打出，以備遊幸供用。眾樂人領了旨意，遂聚集一處，各分樂器連夜演習。卻說內中一個伶人，叫做王國風，祖傳慣彈胡琵琶。這一日領了旨意，另抄出一個譜兒，日夜在坊中演習。忽一日有事回家，又恐怕演習不熟，就偷空兒在堂前把胡琵琶細細的彈演。

原來這王國風，有個父親叫做王令言，原是有名知音律的樂人；只因煬帝嫌他年老，遂退出不用。這日正養病睡在房裡，忽聽得外面兒子彈琵琶之聲，音律與往日大不相同，遂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大變大變！如何有這樣聲調？」連忙跳起身來，扶著病走到堂前，問王國風道：「你這琵琶出了幾時，從何處學來？」王國風見父親問得古怪，連忙答道：「此曲出不上五七日，就是當今皇爺，御制了要遊幸江都，叫做翻調突公子曲。」

王令言聽了，不覺嗚嗚的哭將起來，說道：「先皇爺東征西戰，不知費了多少氣力，方掙得這座江山，不想只享得二三十年，便一旦要亡家破國也。」說罷，兩眼中淚如雨下。王國風慌忙止住道：「此曲乃歡樂之詞，父親聽了，為何倒悲傷起來？」王令言道：「你哪裡知道？此曲調雖歡樂，然聲音淫厲，不出二三年，必有干戈起於四方，天下殺傷殆盡。此曲又乃宮聲，為君之象；宮聲往而不返，皇爺這一番遊幸，斷不能重轉東京矣。你千萬不可從行；若要從行，定做他鄉之鬼矣！」說罷，又嚎啕痛哭。王國風曉得父親洞達音律，見說得剴切，也自著忙，因說道：「父親這話要謹慎，倘然皇爺知道，其禍不小。兒子只是不去便了。」王令言道：「我們倒無大禍，只恐怕皇爺倒有大禍。」王國風再三勸解，王令言方才走了進去。一邊走，一邊猶含淚歎息道：「好社稷，忽然至此，可惜，可惜！」正是：

天心莫道深難測，一曲新聲識者窺。  
試問當時憂國者，誰知野老淚先垂。

王國風次日依了父親言語，竟自托病辭退。眾樂人又選了一個補了演習不題。卻說煬帝急急要遊幸江都，在宮中各色俱打點齊整，只等殿腳女一到便要起身，連連差中官催促。一日，高昌忽飛馬來報導：「殿腳女一千名，俱已選到汴渠，候旨親選定奪。」煬帝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時日迫切，不必親選，就差你分派定了。一纜十人，一船百人。一千殿腳女，分派在十隻大船舟上，有風時掛起錦帆，只叫她各持鑲金蘭楫繞船而坐；若是無風，便要牽纜而行。可忙忙教她習熟，其美惡待朕登舟之後，再加選擇。」高昌領旨，依舊飛馬而去。煬帝因諸事俱備，遂傳旨著越王一個守國，留一半君臣輔助，又命禮官選了一個吉日起行。

到了這日，煬帝同蕭後龍章鳳藻，打扮出一個天子家氣象，共坐了一乘金圍玉蓋的逍遙輦，率領著十六院夫人、三千美女、無數宮嬪，都駕著七香車，圍繞在前前後後。眾內相都是鱗衣玉帶，騎在馬上，左右隨侍。又因借徵遼的名色出門，鑾輿前面，又有許多兵馬排列。真個是龍旗招展，鳳帶飄搖，從古帝王遊幸，哪有這般富貴！後人有詩弔之曰：

帝王都有好風流，誰肯因荒便送休！  
獨有隋家慨天子，江山只換一遨遊。

煬帝打點齊整，正要發輦，忽聽得輦旁哀哀哭聲。煬帝忙看時，只見一人俯伏在地哭奏道：「奴婢送駕！」不是別人，卻是西苑令馬守忠也。煬帝見了道：「好生看守西苑，不消送罷！」馬守忠奏道：「萬歲鑾輿已發，料難挽留。只望萬歲早還車駕，奴婢不勝■望。」說不完便哽哽咽咽，腮邊淚如雨下。煬帝道：「朕偶然遊幸，何必這般傷悲？」馬守忠道：「奴婢想萬歲造這一座西苑，窮年屢月，千工萬匠，也不知費多少心機，也不知花多少金錢，方蓋得成五湖、北海、三神山、十六院，這般風景，不異天宮，何殊仙島？今萬歲一旦棄之而去，致令園林冷落，殿院蕭條，臣對景傷心，故不禁■泣下。伏望萬歲再思而行！」煬帝道：「朕非不戀西苑，這也是天意如此，偶然思想江都，要去遊賞。只要你好好看守，不要差池了，被人笑朕棄甜桃而尋苦李也。」真個興亡自有先兆，煬帝一邊說著，也不覺慘然於色，就像要哭的一般。馬守忠道：「奴婢盡心收拾西苑，斷不敢荒蕪；但不知萬歲車駕何日方還？」煬帝道：「朕浮萍斷梗，飄零無定，還京之期，焉能有日！」左右見煬帝說話顛倒，俱駭然驚歎。還是蕭後看不過，代說道：「車駕遊幸江都，多也只一年半載，就要回鑾，何必這等戀戀？」馬守忠不敢再言，含著眼淚，磕一個頭，退將下來。二人一段依依光景，就像死別生離、再不見面一般。正是：

社稷興亡自有機，機來不覺露其微。  
誰知萬乘歡騰日，忽有闕臣淚濕衣。

馬守忠方才退下，鑾輿正要擁衛而行，忽又一派哭聲，從宮中湧出。只見上千宮女，聚做一陣，亂跑將來，攔定車輦，不容前進，齊聲說道：「萬歲棄了我們往哪裡去？」原來煬帝的宮女最多，雖有無數龍舟，畢竟裝載不盡，只帶得一半，還留下一半守宮。這一半宮女不得隨行，因此擁住車輦，不肯放行。煬帝見了，忙吩咐道：「朕前往徵遼，乃朝廷大事，如何強留得住！」眾宮女道：「遼東小國，何須要御駕親征？」煬帝道：「親征別有妙算，非汝等所知，不須苦苦攔阻。朕平定遼東，車駕即當回也。」眾宮女道：「遼東幾時得平，車駕幾時得回？只望萬歲不要去罷！」只因煬帝平素待宮女有情，故今日一個個不顧好歹，拼死命上前挽留。也有攀定幃幔苦勸的，也有拖住輪轆不放的，也有扒上輦來分說的，也有跪在地上啼哭的。煬帝百般安慰，眾宮女百般勸留。這一陣道：「我們也願隨去。」那一陣道：「我們死也不放。」亂哄哄的都嚷做一團。正是：

嬌攀媚挽不勝愁，只願君王行處留。  
莫道江山遊樂盡，尚遺一種好風流。